

孫

子

冊  
四



孫子十家註卷八

陽道士及魯山東提刑按察使孫亮所書齊河兵衛孫亮所賜道士魯萊州府知府孫補同知吳人孫同校

九變篇

曹公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王

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  
爲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  
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謂也凡  
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圯地無舍

曹公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圯 孟氏曰太下則爲

敵所囚 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

李筌曰地下曰圯行必水淹也 陳皞曰圯低下

也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 梅堯臣

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 何

氏曰下篇言圯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 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爲圯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合交

原本作交合今從北堂書鈔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

交地也

賈林曰結諸侯以爲援

梅堯臣曰夫

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

何氏曰下

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

張預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爲交援

絕地無留

曹公曰無久止也

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采樵

之處爲絕地不可留也

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

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

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

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李筌曰：因地能通。賈林曰：

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梅堯

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何氏曰：下篇亦云圍

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

發奇謀。若漢高爲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

自爲私鬪韓信破趙此是也

梅堯臣曰前後有

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

王皙註

上之五地竝同曹公

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

戰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

不死何待也

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

背水陳是也從圯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

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

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

是其勢也下則敘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

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

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

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旣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

子欲敘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公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爲變

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

爲變也道雖近而中不利則不從也道雖近已下原本無者脫

也據通典補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

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

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

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

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

壺頭搯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

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

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侯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

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王皙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穀。龜阨陝之閒。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閒不過差一二日是也。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軍有所不擊。

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

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杜佑曰：軍雖可

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

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爲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

隙也。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

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

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

言爲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卽須不擊益爲知

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陳皞曰：見小利不能傾

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賈林曰：軍可威懷勢

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

其心惰取之。梅堯臣曰：往無利也。王皙曰：曹

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

則利薄。皙謂餌兵銳卒正正之堂堂之陳亦是

也。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公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

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弼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間凡四攻寇魏薄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池浚壁堅芻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爲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擊虜攻既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閒困天下之功力攻

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  
蓋常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 賈林曰臣忠義重  
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 梅堯臣曰有所害也  
王皙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  
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剋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  
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 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  
委之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  
能下亦不可攻如土勻請伐偃陽荀彧曰城小而  
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公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 杜  
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  
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

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有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

王皙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難守者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爲越所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

通典曰將上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當是

意增成文杜佑沿襲其語所以致誤也

曹公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

通典拘作徇

故曰不

從中御

據通典補

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

聞外

之事將軍制之

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

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

杜牧曰尉繚子曰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

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

賈林曰決必勝

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梅堯

臣曰從宜而行也此而上五利也

張預曰苟便

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

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爲五利或曰自圯地無舍至

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

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原本利上有地字  
鄭氏遺說同按藝

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  
御覽皆無地字今從刪

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 賈林曰九變上九  
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  
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  
不在常變例也 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爲  
利也 王皙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 何  
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  
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圯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  
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孰觀文意上  
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  
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

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况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張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公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賈林曰：五

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鬪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王皙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

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  
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為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  
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公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 李筌

曰害彼利此之慮 賈林曰雜一為親一為難言

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 梅

堯臣同曹公註 王皙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

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

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公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為我害所務可信也

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

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 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刑法以戮之己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 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 王皙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 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己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善而患可解也

曹公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

李筌曰智者爲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

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

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卽必爲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王皙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己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此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公曰：害其所惡也。李筌曰：害其政也。杜牧

曰：惡音一路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賈林曰：爲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爲巧詐，閒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饋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王皙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閒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閒斛律光，高顯平陳之策，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公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日內役諸侯若此而勞李筌曰煩其農也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爲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王皙曰常若爲攻襲之業以弊敵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壓之以富疆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疆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趨諸侯者以利

曹公曰令自來也

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

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

李筌曰誘之以利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

至我也墮吾畫中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

趨敵之閒當周旋我利也張預曰動之以小利

使之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通典御覽作恃吾有

能以待之也

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通典作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

攻也御覽兩引并同

曹公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杜佑曰安則思危

存則思亡常有備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梅

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王皙曰備者實也何

氏曰。吳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士。況守邊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爲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慎固其封守。繕完其溝隍。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號。以易晉而亡魯。以果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張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公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鬪。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李筌曰。勇而無謀也。杜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

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梅堯臣同李筌註：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也。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鬪，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必生可虜也。

曹公曰：見利畏怯，不進也。

孟氏曰：見利不進。

原本

無案書內孟氏注每先引曹  
注下增釋之今據御覽補

將之怯弱，志必生返。

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爲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李筌曰：疑怯可虜也。杜牧曰：晉將

劉裕泝江追桓元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元  
兵甚盛而元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  
莫有鬪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是以大  
敗也 梅堯臣曰怯而不果 王皙曰無鬪志曹  
公曰見利怯不進也皙謂見害亦輕走矣 何氏  
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爲大患也 張預曰臨  
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  
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  
是也

忿速可侮也

曹公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致之也

原本作侮而致之也

今從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

也

易怒者狷戇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

李筌

曰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苻生遣苻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狼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梅堯臣曰狷急易動王皙曰將性貴持重忿狷則易撓張預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爲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公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

李筌曰矜疾

之人可辱也。杜牧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汙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幗，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仗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梅堯臣曰：徇名不顧王。哲同曹公註。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

愛民可煩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

量事力凡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  
勞頓而後取之也 陳皞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

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 賈林

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人不好鬪戰辱而

煩之其動必敗 梅堯臣曰力疲則困 王皙曰

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之煩勞也

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

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

忿速不取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

喜怒也 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爲兵之凶 何氏

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

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 張預曰庸

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爲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爲大將用兵必敗也  
梅堯臣曰當慎重焉 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孫子十家註卷八

經外十一段

四世 / 編均

...

...

...

...

孫子十家註卷九

陽進士孫子十家註卷九巡撫汪公濟高兵備孫子

行軍篇

曹公曰擇便利而行也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

王皙曰知

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御覽處作據論

王皙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

張預曰

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

絕山依谷

曹公曰近水草利便也

李筌曰軍我敵彼也相

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守險也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

樵採而後寧。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竈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賈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梅堯臣曰：前爲山所隔，則依谷以爲固。王皙曰：絕度也。依謂附近耳。曹公曰：近水草便利也。張預曰：絕猶越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羌爲寇，馬援討之。羌在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

視生處高

曹公曰：生者陽也。

杜佑曰：向陽也。

原本作高揚也。誤從御覽。

正改視謂目前生地處軍當在高。李筌曰：向陽曰

生，在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杜牧曰：言須處

高而面南也。陳皞曰：若地有東西，其法如何？荅

曰：然則面東也。賈林曰：居陽曰生，視生爲無蔽

冒物色。處軍當在高。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

必向陽而居，處高乘便也。張預曰：視生謂面陽

也。處軍當在高阜。

戰隆無登。通典御覽隆作降按全注云一本作降是也

曹公曰：無迎高也。杜佑曰：無迎高也。降下也。原本

無降下也三字脫補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今據通典御覽補

山無登逐也。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

之。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

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下也。賈

林曰戰宜乘下不可迎高也 梅堯臣曰敵處地

之高不可登而戰 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

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

我上山則不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通典御覽山下有谷字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 張預曰凡高而崇

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為法

絕水必遠水通典上有敵若二字案絕水必遠水者謂我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下云

客而絕水而來始就敵人言之吳起書曰敵若不絕水半渡而薄之正用此下文語杜佑沿襲其文而不察所以致誤也

曹公李筌曰引敵使渡 杜佑曰引敵使寬而渡

之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

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

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旣列陳，備疑不敢渡。梅堯臣曰：前爲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王皙曰：我絕水也。曹說是也。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爲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

通典御覽

并作半度

杜佑曰：半度勢不并，故可敵。

據通典補

李筌曰：韓信

殺龍且於維水，夫槩敗楚子於清發，是也。

杜牧

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臯，漢軍挑戰，咎涉汜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內乃汭也，誤爲內耳。梅堯臣曰：敵之方來，

迎於水濱則不渡。王皙曰：內當作汭，迎於水汭則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得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等議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

也既陳備疑不敢渡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鬪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陳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

欲戰者

通典御覽俱無者字

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公曰附近也

杜佑曰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

渡也

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

杜牧曰言我欲用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

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客主詞異耳。梅堯臣曰：必欲戰亦莫若遠水。王皙曰：我利在戰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泝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王皙曰：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皙謂謂近水之地下。曹注云：恐漑我也。疑當在此下。何氏曰：視生向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

不意也。張預曰：或岸邊爲陳，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流。

曹公曰：恐漑我也。杜佑曰：恐漑我也。逆水流在

下流也。不當處人之下流也。爲其水流漑灌人，若

投毒藥於上流也。據通典補李筌曰：恐漑我也。智伯

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迎水處高，乃敗之。杜牧

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也。恐敵人開決灌

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

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

敵人得以乘流而薄我也。賈林曰：水流之地，可

以漑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一云：逆流而營軍，

兵家所忌。梅堯臣曰：無軍下流，防其決灌，救艦

之戰逆亦非便。王皙曰：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謂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爲力。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漑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張預曰：凡近水爲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爲法。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皞曰：斥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訓

曰地固斥，不生五穀者是也。賈林曰：鹹鹵之

地多無水，不可久留。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

難守，故不置。王皙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

所依。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古註曰：

沈，深水也。下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

之所也。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通典御覽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御覽背作倍

曹公曰。自此至上雨水土至節杜佑不得已與敵

會於斥澤中。杜佑曰：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於

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爲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

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地

無陷溺也。一本作背衆木。杜牧曰：斥鹵之地，草

木不生謂之飛鋒言於此忽遇敵卽須擇有水草  
林木而止之梅堯臣曰不得已而會敵則依近  
水草背倚衆木王皙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  
利而背固也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  
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爲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張預曰處斥澤  
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平陸處易

曹公曰車騎之利也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  
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  
王皙同曹公註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平  
原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

軍所以利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

御覽背作倍

前死後生

曹公曰戰便也

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

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

杜牧曰太

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邱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

下不可以禦高故戰便於軍馬也 賈林曰岡阜

曰生戰地曰死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後

在右回轉順也

梅堯臣曰擇其坦易車騎便利

右背邱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所便

王皙

曰凡兵皆宜向陽既後背山即前生後死疑文誤

也 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

恃爲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

張預曰居平陸

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

張預曰山水斥

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陸之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

御覽作亦稱帝按王

預張以此四地勝之也

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

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

梅堯臣曰四

帝當爲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

陸則勝平陸也。王皙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卽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凡軍喜高而惡下。

原本喜作好，按御覽引注云喜一作好，則故書正作喜也。今從通典。

御覽  
改正

梅堯臣曰：高則爽塏，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王皙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

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貴陽而賤陰

杜佑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

據通典御覽補

梅堯臣曰

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

王皙曰久處陰濕之

地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

張預曰東南爲陽西

北爲陰

養生而處實

曹公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

猶高也

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

王皙曰養生謂水草糧糈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

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實謂倚隆

高之地以居也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通典云是謂必勝軍無百疾御覽同按梅氏張氏注皆與通典

同本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癘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  
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陽則  
無卑濕陰翳故百疾不生然後必可勝也 梅堯  
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 張預  
曰居高面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燠故疾  
癘不作

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佑曰隄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陽而右背之戰  
之便也 杜牧曰凡遇邱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  
南也 梅堯臣曰雖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  
實 王皙曰處陽則人舒以和器健以利也 張  
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爲險固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爲助 張預曰用

兵之利得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

通典水上  
下字御覽同

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公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 杜佑曰恐半渡水

而遂漲上雨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遏水

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爲

絕軍當待其定也 李筌曰恐水暴漲 杜牧曰

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

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暴水卒至也 梅堯

臣曰流沫未定恐有暴漲 王皙曰水漲則沫涉

步濟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

忽至也沫謂水上泡漚

凡地有絕澗

前後險峻水橫其中

天井

通典御覽天井上有遇字者衍

四面峻坂澗壑所歸

天牢

三面環絕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蒙密鋒鏑莫施

天陷

卑下汗溽車騎不通

天隙

通典隙作却御覽同又御覽下有六害二字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註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公曰山深水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為天

井深所居山所過若蒙籠者通典作深水大澤葭葦蒙籠所隱蔽者御覽作深水

所居騰為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

通典上有陂湖泥濶為天陷山澗原本澗下有道字者衍據通典御覽

改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為天隙案通典長數丈者下

有邱陵坑坎地形堯杜牧曰軍讖曰地形坳下

大水所及謂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絕人謂之天

牢澗水澄闊不測淺深道路泥濘人馬不通謂之

天陷地多溝坑坎陷木石謂之天隙林木隱蔽葦

葭深遠謂之天羅 賈林曰兩岸深闊斷人行為

絕澗下中之下為天井四邊澗險水草相兼中央

傾側出入皆難為天牢道路崎嶇或寬或狹細澀

難行為天羅地多沮洳為天陷兩邊險絕形狹長

而數里中閼難通人行可以絕塞出入爲天隙此  
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 梅堯臣曰六害尙不可  
近況可留乎 王皙曰皙謂絕澗當作絕天澗脫  
天字耳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謂  
如網羅也陷謂溝坑淤潭之所隙謂木石若隙罅  
之地軍行過此勿近不然則脫有不虞智力無所  
施也 張預曰谿谷深峻莫可過者爲絕澗外高  
中下衆水所歸者爲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爲  
天牢林木縱橫葭葦隱蔽者爲天羅陂池泥潭漸  
車凝騎者爲天陷道路迫狹地多坑坎者爲天隙  
凡遇此地宜遠過不可近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公曰用兵常遠六害今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

李筌曰善用兵者致敵之受害之地也 杜牧

曰迎向也背倚也言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

則進止自由敵入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

而敵凶也 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

我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 張預曰六害之地我

既遠之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止有利彼則

進退多凶也

軍旁原本篇首云凡處軍相敵是也從通典御覽作旁又

狹而史記云馬陵道有險阻蔣潢俱有之按唐李靖兵法

云蔣潢蔣潢則必索其井生葭葦人因既脫蔣字按後

伏是用此語也無者脫井生葭葦人因既脫蔣字按後

同必謹覆索之此伏葦之所藏處也原本無藏字據

曹公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蔣者水

草之藂生也

蔣者以下原本無杜佑通典及御覽

意此所云乃用曹注

語也後人妄刪之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

御覽又引注云并生葭

葦者無井者下也句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所

居也藂蒼者可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也以

下相敵情也

杜佑曰此言伏姦之地當覆索也

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地也蔣者水草之

藂生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

山林者衆木所居也藂蒼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

以上相地形也此以下察敵情也藂蒼草木之相

蒙蔽可以藏兵處必覆索之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

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

梅堯臣曰險阻隘也

山林之所產潢井下也葭葦之所生皆藂蒼足以

蒙蔽當掩搜恐有兵伏

張預曰險阻邱阜之地

多生山林潢井卑下之處多產葭葦皆蘄蒼可以  
蒙蔽必降索之恐兵伏其中又慮姦細潛隱覘我  
虛實聽我號令伏姦當爲兩事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 王皙曰恃險故

不恐也

遠而挑戰者

通典作敵遠而挑人者御覽同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  
遠也 陳皦曰敵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

若遠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

梅堯臣同陳皦註 王皙曰欲致人也挑謂擿

驍敵求戰

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

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尉

繚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得分險地則我

勿與之戰也又曰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則挑

戰而延誘我進卽不可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者易利也

通典作其所處者居易利也御覽同原本作其所居者利也按杜

佑賈林諸家皆以此承上文言之不別爲一事則者

字應注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

曹公曰所居利也

杜佑曰所居利也言敵去我

遠但遣輕捷欲使我前就之其所處者平利也挑

徒弔反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居易之地致人之利

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

事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陳皞曰言

敵人得其地利則將士爭以居之也賈林曰敵

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

獲其利慎勿從之也。梅堯臣曰所居易利故來

挑我。王皙同曹公註。張預曰敵捨險而居

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於平易以

示利而誘我也。

衆樹動者來也。

曹公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梅堯臣同曹

公註。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若見

林木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

亦將爲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公曰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杜佑曰結草多

障欲使我疑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

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焉。杜牧曰言敵人或營

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爲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

賈林曰

自此至無約而請和節李筌注原本誤於將不重也注下

結草多

爲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爲攻襲宜審備之

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爲障蔽設

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屯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爲疑也

鳥起者伏也

曹公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

杜佑曰下有伏兵

往藏觸鳥而驚起也

李筌曰藏兵曰伏

張預

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公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

李筌曰不意而

至曰覆。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陳

皞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梅

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佑曰：車來行疾，塵相衝，故高也。杜牧曰：車馬

行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尖。梅堯臣曰：蹄輪勢

重，塵必高銳。張預曰：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

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

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竝列故塵低而闊也梅

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王皙曰車馬起塵

猛步人則差緩也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

行列疎速故塵低而來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

通典御覽并作薪採也案此與李筌本同

杜佑曰塵散衍而條達各行所求據通典御覽補李筌

曰煙塵之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

畏其衆乃夜遁薪來即其義也此筌以樵採二字

爲薪來字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

衍條達縱橫斷絕貌也梅堯臣曰樵採隨處塵

必縱橫王皙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張預曰

分遣廝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成遂道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杜佑曰

原本作杜牧字誤耳今從通典改正

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

爲斥候故塵少也

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

少

張預曰凡分柵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

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曹公曰其使來辭卑使閒視之敵人增備也

杜

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堅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闕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閒來必善食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闕與非趙所有矣奢旣遣秦閒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內則益備疑我也

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

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

原本作辭強而進驅者案曹注詭詐也杜佑注同是古本

有詭字今據通典改正其御覽同今本者宋以後人改之也

曹公曰：詭詐也。

杜佑曰：詭詐也。示驅馳無所畏。

是知欲退也。

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

於黃池，越王句踐伐吳，吳晉方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

必挑戰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  
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吳王  
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  
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  
戰乃許先歃吳王既會遂還焉梅堯臣曰欲退  
者使既詞壯兵又疆進脅我也王皙曰辭疆示  
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  
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  
之士皆未怒也來日請相見晉史駢曰使者目動  
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通典無出字按下文杜牧注引此亦有出字御覽同

無者脫

曹公曰陳兵欲戰也

杜佑曰陳兵欲戰也輕車

馳車在陳側

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

疆界也

賈林曰輕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

張

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使來請和有閒謀也

李筌

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劫紀信誑項羽卽其義也

杜牧曰貞元三年吐蕃

首領尙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疫癘人馬死者大半

恐不得回乃詐與侍中馬燧歎懇因奏請盟會燧

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

上以謀伐爲計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無所

珍傳宋版  
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  
二萬屯涇州平涼縣盟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  
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衷甲劫盟焉

陳皞曰因盟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人衷  
甲欲襲晉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而請  
和蓋總論兩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  
無故請好和者此必敵人國內有憂危之事欲爲  
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  
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  
王浚也先密爲和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  
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梅堯  
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王皙曰無故驟請和  
者宜防他謀也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姦謀漢

高祖欲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豎秦將果欲連和高祖因其怠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滎陽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匿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人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杜佑曰自與偏將期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戰有期

及將用是以奔走之

杜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

其側者陳也蓋先出車定戰場界立旗爲表奔走赴表以爲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

蒐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賈林曰尋常之

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梅堯臣曰立旗爲表奔

以赴列 王皙曰陳而期民將求戰也 張預曰

立旗爲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

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筌曰散於前 杜牧曰僞爲雜亂不整之狀誘

我使進也 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 王

皙曰詭亂形也 張預曰詐爲亂形是誘我也若

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倚仗而立者原本作杖而立者按杜佑注云倚仗矛戟而立又梅氏張氏俱云倚兵而立是

故書作倚仗也從飢也通典御覽改正

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 李筌曰困不

能齊 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 梅堯臣曰倚

兵而立者足見飢弊之色 王皙曰倚杖者困餒

之相。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

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

通典作汲役先飲者，御覽誤。作汲設飲者，按御覽。

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杜牧曰：命之

汲水，未汲而先飲者，渴也。觀一人，三軍可知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以此見其衆行驅飢

渴也。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三軍

渴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通典見利上有向人二字，御覽同。

曹公曰：士卒之疲勞也。杜佑曰：士疲勞也，敵人

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李筌曰：士卒

難用也。梅堯臣曰：人其困乏，何利之趨。張預

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

鳥集者虛也

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止其上者其中虛也 李筌曰城上有鳥師其遁也 杜牧曰設留形而遁齊與晉相持叔向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柏葉爲幕燒糞壤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 陳皦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鳥旣無畏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諜者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則知其設留形而遁也是此篇蓋孫子辯敵之情僞也 梅堯臣曰敵人旣去營壘空虛鳥鳥無猜來集其上 張預曰凡敵潛退必棄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又晉伐齊

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也

夜呼者恐也

通典呼上有喧字

曹公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

杜佑曰軍士夜喧

呼將不勇也相驚無備者恐懼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

曰士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

杜牧曰恐懼不

安故夜呼以自壯也

陳皞曰十人中一人有勇

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

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

孟氏同陳皞註

張預

曰三軍以將爲主將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

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

杜牧曰言進退舉止

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

陳皞曰將法

令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

梅堯臣同陳

皦註

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

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

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中

陳而立有頃即定此則能持重也

自遼中陳以下至下文惟無武

進注當以正本誤於依水草而背衆樹下今改正

旌旗動者亂也

通典御覽俱無旌字

杜佑曰旌旗謬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

杜牧

曰魯莊公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

曰視其轍亂而旗靡故逐之

梅堯臣曰旌旗輒

動偃亞不次無紀律也

張預曰旌旗所以齊衆

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

吏怒者倦也

杜佑曰軍吏悉怒將者疲倦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

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

陳皞曰將興不

急之役故人人倦弊也

賈林曰人困則多怒

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也

張預曰政令

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裨將趙

旃魏錡怒而欲敗晉軍皆奉命于楚郤克曰二憾

往矣弗備必敗是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瓠

今本通典作缶按注云瓠即缶之類則通典故作瓠以形近譌

爲缶耳御覽作筮亦字誤當爲

不返通典御覽俱作不及其舍

者窮寇也

杜佑曰穀馬食肉不復積蓄無懸瓠

舊作筮誤今改正

之

食欲死戰窮寇也

筮即缶之類也按通典御覽補

筮二字類也筮皆誤

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

懸甌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甌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甌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甌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取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爲力且久也軍無甌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張預曰捐糧穀以秣馬殺牛畜以饗士破釜及甌不復炊饗暴露兵衆不復反舍茲窮寇也孟明焚舟楚軍破釜之類是也。

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

原本作徐與人言者按入入猶如如安徐之義故注云徐

言入入者安徐之貌也從通典御覽改正失衆也

曹公曰諄諄語貌翕翕失志貌

杜佑曰諄諄語

貌又不足貌翕翕者不真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

之意徐言入入者與之言安徐之貌也此將失其

衆也諄章倫反翕許及反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諄諄

翕翕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

也杜牧曰諄諄者乏氣聲促也翕翕者顛倒失

次貌如此者憂在內是自失其衆心也賈林曰

諄諄竊議貌翕翕不安貌徐與人言遞相問貌如

此者必散失部曲也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也

翕翕曠職事也緩言疆安恐衆離也王皙曰諄

諄語誠懇之貌翕翕者患其上也將失人心則衆

相與語誠懇而患其上也 何氏曰兩人竊語誹

議主將者也 張預曰諄諄語也翕翕聚也徐緩

也言士卒相聚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

衆心也

屢賞者窘也

孟氏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怠故別行小惠也

杜佑曰軍不素敵數行賞欲士卒之力戰者此恐

窘也渠殞反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

杜牧曰勢力窮窘恐衆為叛數賞以悅之 梅

堯臣曰勢窮憂叛離屢賞以悅衆 王皙曰衆窘

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 張預曰勢窘則易離

故屢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杜佑曰數行刑罰者教令廢弛是困軍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困則數罰以勵士

杜牧曰人力困弊

不畏刑罰故數罰以懼之

梅堯臣曰人弊不堪

命屢罰以立威

王皙曰衆困而不精勤則數罰

以脅之也

張預曰力困則難用故數罰以畏衆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通典作不情之至也御覽同按注意

則杜佑本作不情也

曹公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

杜佑曰

先行卒暴於士卒而後欲畏己者此將不情之極

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先輕後畏是勇而無剛者不

精之甚也

杜牧曰料敵不精之甚

賈林曰教

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欲彊暴

伐人衆悖則懼也至懦之極也

梅堯臣曰先行

乎嚴暴後畏其衆離訓罰不精之極也 王皙曰

敵先行刻暴後畏其衆離爲將不精之甚也 何

氏曰寬猛相濟精於將事也 張預曰先輕敵後

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衆叛己是用威行愛

不精之甚故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筌曰徐前而疾後曰委謝 杜牧曰所以委

質來謝此乃勢已窮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 賈

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 梅堯臣曰力屈

欲休兵委質以來謝 王皙曰勢不能久 張預

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

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公曰備奇伏也孟氏曰備有別應杜佑曰

備奇伏也此必有閒諜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是軍

必有奇伏須謹察之杜牧曰盛怒出陳久不交

刃復不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察之恐有奇伏旁

起也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

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張預

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

奇伏也

兵非益多也

曹公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賈林曰不貴

衆擊寡所貴寡擊衆王皙曰皙謂權力均足矣

不以多爲益張預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

也

惟無武進

曹公曰未見便也

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

暴

王皙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

張預曰武剛也能用剛武以輕進謂未見利也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公曰廝養足也

李筌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

人者勝也

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惟未

能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廝養之

中揀擇其材亦足併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

也 陳皞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

不必他國乞師但於廝養中併力取人亦可破敵

也 賈林曰雖我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

敵併力而取敵人也。梅堯臣曰：武繼也。兵雖不足以繼進，足以并給役，廝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王皙曰：皙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閒取勝人而已。故雖廝養之輩可也。況精兵乎？曹說是也。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取人於廝養之中。以并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助己。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天下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己有兵法也。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佑曰：己無智慮而外易人者，必爲人所擒。

據通典補

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爲敵人所擒也。陳皞曰：惟猶獨也。此言

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爲其所擒不獨言其勇也  
左傳曰蜂虿有毒而況國乎則小敵亦不可輕

王皙曰唯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爲敵所擒明  
患不在於不多也 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以

武進必爲人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  
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爲晉所敗是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 梅堯臣曰

傳上世德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  
故怨而難使 王皙曰恩信非素浹洽於人心未

附也 張預曰驟居將帥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

遽以刑罰齊之則怒恚而難用故田穰苴曰臣素  
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

新未能行令是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情難用也 梅

堯臣曰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不可用 王皙

曰所謂若驕子也 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

刑罰寬緩則驕不可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公曰文仁也武法也 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

杜牧曰晏子舉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也 王皙曰吳起云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

兵之事也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 梅堯臣曰令以仁

恩齊以威刑。恩威竝著，則能必勝。

張預曰：文恩

以悅之，武威以肅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同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

通典作令素行以教其人者也。令素行則人服。御覽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

張預曰

將令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聽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通典作令素不行，則人不服。御覽同。

王皙曰：民不素教，難卒爲用。

何氏曰：人旣失訓，

安得服教

令素信著者

原本作素行者按注意則故書與衆相當爲信著者從通典御覽改正

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爲將居當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陳皞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此言人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使人聽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後可以與衆相得也。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王皙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并力勝敵矣。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繚子曰：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衆，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孫子十家註卷九